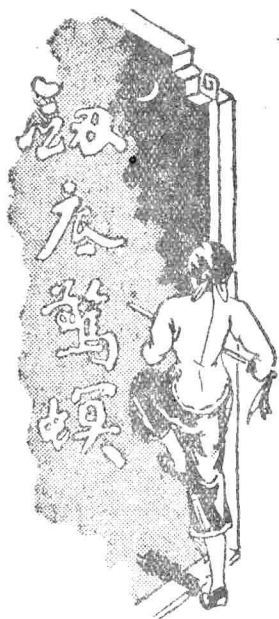


白羽著

劍底驚蟄



白羽 著



上海正新出版社印行

劍底驚蜨

前集一冊

版權所有不准翻印

實價

著作人

白

羽

出版者

正新出版社

總經售

正氣書局

上海山東路二〇九號

分售處

全國各大書局

民國三十六年七月十五月初版

白羽小說叢書

劍底驚蟬 · 次目 ·

第一章

翹叛徒女俠驚筵

第二章

搜逆子羣雄下山

第三章

探巨宅人影閃爍

第四章

訪地道忽遇妖賊

劍底驚蟬

白羽作

序略

嵩陽南派劍客橫波女俠杜若英十一娘，少年居孀，有夫仇未報。了因老尼以同門劍客遺孤張青禾者，交杜撫養，時年七八齡耳。杜若英憐其父母慘死，孤苦無依，乃善視之，以養以教，以義母而兼恩師。張青禾十八歲時，見誘淫朋，私以本門劍術授人，觸犯門規，大爲義母所呵責，淫朋亦被逐；乃百計誘張，卒有逆倫欺母之變。嵩陽劍客四十餘衆聞變大震，聯袂使劍下山，羣搜捕叛徒。而叛徒張青禾，則已畏誅避禍，逃投長沙「海砂幫」。海砂幫羣雄遂與嵩陽派劍客激成血鬥，然張青禾究非極惡之人，但年少無識，誤爲淫朋毒計所中，遂犯大戒，其後終爲嵩陽派擒獲，大開戒壇，共議其罪，仍有憐之者，亦有堅欲誅之者。終則取彼之血，滌貞婦之劍，而嵩陽派因此發生裂痕。

第一章 悵叛徒俠女驚筵

南嶽衡山祝融峯第九峯上，有嵩陽派劍客南支領袖夏金峯，羅靖南兩人卜築的一座別墅，

樓七楹，挹翠迎暉，名爲抱璞樓，這樓每年重九，定要大會嵩陽南支同門諸友，和門下弟子，結袂游山，攜梳歡讌；而驗藝業，考功過，也在此時舉行。

照往例，一入九月，羣俠便陸續來到。九月初七當晚，要設夜讌，敘舊談歡，到九月初九，便由領袖夏金峯，羅靖南率領羣英，登高野游。乘著游興，諸同門各將本身藝業，逐次演練，彼此觀摩切磋；更由領袖糾正謬誤，評定優劣。到九月初十，各人這才具述本身的，和本門的一年來的游俠事跡，如有觸犯門規的，就要趁此時當衆議罰。其有發揚本門劍術，有功於嵩陽派門戶昌大的，自然也要在當時獎勉一番。

這一年是第十七度宴集，在重九前兩日，抱璞樓中，嵩陽武當派祖師洞玄真人張三豐，和嵩陽南派開祖的畫像，案上陳列供品，寶鼎焚香，紅燭結蕊，已到黃昏時分。樓上擺着廣案，設置兩個主位，客位四十座。上座十三位，乃是長一輩劍客，下座二十七位，便是輩分較晚的了。雙俠夏金峯，羅靖南，雖同是嵩陽南支首領，兩人的年貌却不相伴。夏金峯鬚眉皓然，年已六十有三，身材魁梧，聲若洪鐘，眉稜高聳，具有壽者像；惟好道服，髻髮道袍，儼然是個世外羽士。那羅靖南，年正四十四歲，瘦頰通眉，面色微黑，氣度溫文儒雅，好像是個書生，又像一個幕賓。

嵩陽派老少四十二俠，此時差不多全到齊了，夏羅二俠捻鬚含笑，以主人之禮，款接羣英，

十三位長支劍俠，二十七位晚輩劍客，漫散在抱璞樓廣廳上，獨有上位第九座汝南祝昌期，第十一座杜若英娘子未到。那二十七個下座，是第六第七兩座喬亮工，喬亮才昆仲，因丁母憂未到。第十九座黃紹谷的座位，也是空着，那下座第二十三位和末座第二十七位，也沒有到。本年值年的長門第七俠沅江徐鶴，看了看時候，知道不早了，便對夏羅二俠說了，請大家入座。

入座以後，沅江徐鶴對衆報告道：「諸位同門，本年內因故不到場的，計有四位。長門第九位祝昌期，因有要事不能分身，這一次的宴會不能趕到，已竟轉煩孟雲祥帥弟，替他告假。晚一輩的，是喬氏弟兄不幸喪母，難參盛會，這是大家全知道的，第十九位黃紹谷，却是在八月末趕到抱璞樓的；他現在有緊急公幹。也難預會，」大家聞言，往空座上看了看。值年徐鶴接着說道：「現在只有長門第十一位杜若英娘子，和次門第二十三位蕭珏，第二十七位張青禾，一共三位都是無故遲到，事先又沒有聲言，這是往年沒有的。以前同門諸人固然也有臨期遇事，不克躬臨的；却是當時不追趕到，到了事後再補假的，也不過偶有一個半個人罷了，但從來沒有這麼些人。門規第十五條所說的言行必信，要約必踐，似此就要成爲具文。我請領袖和本門執法注意今日之事。」言罷歸座，夏羅二人沉吟道：『我們再稍候候』。本門執法張伯循就言道：「上次有一兩位，直到重九正日，方才趕到，當時未能明規正罰，大家就這樣怠忽過去了。這一次竟有三位誤約後到，請示領袖，這不能再含糊了。」值年和執法先後這麼一說，到場衆人交頭接耳，

紛紛講論起來。尤其是這位杜十一娘，她距此很近，她怎麼爽約不到？況且她，一向恪守門規的。那長門第五位靈修道人，向第七位妙蓮庵了因老尼探問道：「師兄，杜十一娘何故未到？她不是常到寶庵去嗎？」了因老尼搖頭：「我也不解，上次我遇著她，見她似乎怏怏不樂。問她，她也沒說什麼。」靈修道人點頭道：「也許她有什麼不如意的事情，她素來恪守規約的。」

又候過半晌，值年徐鶴道：「時候已過，請諸位先入席吧。」執法張伯循取過功過格來，把筆記上了這一個不到的人：杜十一娘，蕭珏，張青禾。衆人紛紛引觴，侍者擺上豐筵，美酒，鮮菓，大家開懷暢飲，各訴一年來到處游俠的行蹤，和江湖上的聞見，以及各派新出的能手。

酒正微酣，忽然聽見外面微微一響，緊靠外面坐着的知客鄒承璋，李尙桐，孫茂增，胡炳四人迴首注視。只見樓門一展，捷似狸貓，撲進一個人來，當案一跪，竟自叩頭道：「祖師，弟子蕭珏一步來遲，特來請罪！」

叩罷，不敢起來，依然挺身俯首，跪在案前。執法張伯循厲聲道：「你可曉得門規十五條嗎？」蕭珏伏地不敢抬頭，低聲跪訴道：「弟子知罪，弟子只因……」話還未說完，倏然門扇又一展，一道藍影竄進來，撲得燈檠閃閃搖光，衆人全是一驚。

來者正是橫波女俠杜十一娘。頭上勒藍絹包頭，身穿二藍絹綢短裝，外罩藍色披風，腰繫白綢帶，足蹬青緞窄靴，肋跨青鉞劍，竄到屋內，當頭一站。在座衆俠凝眸細看，燈光下，照見杜

十一娘面色鐵青，眉橫兩道殺氣，目閃兩道怒焰，紅脣泛白，微微顫動。嵩陽雙俠夏金峯，羅靖南，以主人之禮，站起身來遜座道：「十一妹，才來？請座！」

杜十一娘微微頷首，側目向座中一巡，倏然一轉身，雙瞳注視到案前跪著的小俠蕭珏，和案旁的執法，值年二同門。執法張伯循道：「十一師姊，今年遲到幾刻，有犯門規。」雙俠也道：「師妹遲到過久，想是有什麼緣故？」杜十一娘，斂衽向衆人一拜，對執法值年打一招呼，微微一擲身，低頭服罪道：「掌門二位師長，在座諸位同門，執法值年二位師兄，今年恕我來遲，請執法師兄依法加罰。」執法張伯循正要訊問遲到的情節，猛聽這橫波女俠十一娘杜若英聲音微顫，陡如裂帛的叫道：「值年的同門，請把酒筵撤了！」衆人無不詫異，齊聲問道：「十一娘甚麼事情？」

杜若英淒然一笑，慘白的面龐，起了一層紅雲，猛然說道：「掌門領袖，我嵩陽南支弟子杜若英，今日請掌門師長，在祖師聖像前，焚香設祭，當衆宣誦我『嵩陽南支十八條戒律』！」

杜若英此言一出，長幼三輩劍俠登時面目變色。嵩陽雙俠夏金峯，羅靖南，口雖不言，眼光注視杜十一娘，從眸，裏露出駭疑之色。那執法的同門張伯循更是惶惑，忙說道：「師姊，難道本派出了甚麼大故？小弟身担執法，竟裁決不了麼？或者是小弟執法，有甚麼不公允的地方嗎？」十一娘看了他一眼，把頭微搖，面向雙俠，雙蛾一蹙，固執的叫道：「掌門領袖，我弟子杜若

英再申請一遍，我杜若英務請掌門領袖，在祖師聖像前，當衆宣誦我們的戒條！」

夏金峯，羅靖南略略遲疑了片響，將手一揮，大聲吩咐道：「撤席！」

衆俠客俱各自動神聳，紛紛站起來。此時抱撲樓中鴉雀無聲，被一種緊張的空氣籠罩起來。四十二座盛筵一霎時撤去。小俠蕭珏猶自跪在地上，被執法呼喚起來，對他說：「暫作懸案，容後再究。夏羅雙俠立刻正襟肅容，默默的從供桌上，取來長方形一隻楠木箱，將兩道銅鎖打開，然後恭恭敬敬，把一個黃綾絹裱的卷軸取出。執法張伯循急忙設案焚香，值正徐鶴急忙引羣俠各依位序，排班站立。雙俠將戒規卷軸供放在開祖聖像之前。值年賀禮，雙俠叩祭，然後羣俠依次拜過，從新分立案旁。然後，雙俠夏金峯，羅靖南，這才捧過戒規，當案一站，朗然說：「請戒規人肅聽宣誦。」杜十一娘澀聲答應了一句：「是！弟子杜若英，敬謹傾聽。」這「聽」字才出口，語音已經變了聲。了因老尼張惶失措的偷看杜十一娘，又偷看未座空位，杜十一娘跪在案前，兩行熱淚倏然的掉下來。

夏金峯雙手捧着戒規，雙手展開了；由羅靖南側立朗讀：

「凡我同們恪守戒規，如有違犯，重則必誅，輕則必懲，或有徇縱，與受同罰。

第一條，欺師滅法，有犯必誅。

第二條，逆倫犯上，有犯必誅。

第三條，云云。

第四條，云云。

第五條，忘恩背義，私改門戶，有犯必誅。

第六條，云云。

第七條，貪淫嗜殺，有犯必誅。

第八條，濫交匪類，挾技凌人，有犯必誅。

第九條，門規不嚴，教訓無方，有犯必誅。

.....

第十四條，男不失義，女不失節。

第十五條，言行必信，要約必踐。

.....

誦到這第十五條，未容將這十八條戒規念完，杜十一娘驟然站起來，厲聲道：「掌門領袖，諸位同門，今有不肖孽徒張青禾，忘恩背本，逆倫犯上，貪淫濫交：欺師滅法，實犯大法八不赦重罪。業經查實有據，罪狀明白。弟子我杜若英，叩求嵩陽派上下諸同門，護法誅兇，一齊拔劍，尋捕這萬惡的畜生，按最重法條，亂刀分屍，以爲不義不孝者戒！……我嵩陽南支，自從開派

以來，諸同門小小過失，實不能免，似這等罪大惡極，尙屬絕無僅有。此賊若教他逃出法網，偷生一日，實爲我全派門戶之玷！務請諸同門卽時下山，擒拿此獠，以正門規，以肅法條；要是稍一緩縱，我恐怕此賊要匿名逃亡，投到別派，更難根究了！」

杜十一娘一口氣趕下，桃花粉面已然慘無人色，兩手抖抖，似欲暈倒。夏金峯，羅靖南聽她這一席話，也不禁勃然動容道：「十一師妹，張青禾乃是你的義子，又是你的門徒，他今年才十八歲，你所舉發他的罪情很重，非同等閒；十一師妹，你可確實查得他的劣蹟實證嗎？」

杜十一娘呻吟一聲，滿面怒容，強作一聲慘烈的笑聲道：「掌門領袖！我指控他處處有據，我就是被告，我就是被害之人！」

這末了一句話，不亞如平地焦雷，衆人不禁大驚大駭，失聲問道：「甚麼？你是被害之人？」

杜十一娘面挾寒霜，目突唇顫道：「在座諸位同門！這個不義的奴才，……我再說一遍，這個不義的奴才，逆倫欺母，貪淫滅帥，犯了淫惡大罪。十八條大法，這奴才犯了多少條？……第一條欺師滅法；第二條逆倫犯上；第五條忘恩背本；第七條貪淫嗜殺；第八條濫交匪類，挾技凌人；第十四條男不失義，他他他都犯了。……十八條大法，小奴才實犯了六條。……剛才帥長問我證據，證據在這裏。……」一探手，從身上取出一個綢捲來，拍的擗到案上，惡狠狠說道：「

掌教師長，諸位同門，這奴才，可憐我恩養他十多年，他却這麼毀害我！這奴才，人雖小，而心不小，勾結宵小，屢犯大過，是我督責他，也是希望他成人。那知這奴才禽獸不如，他小小年紀，胆敢逆倫欺母，……」十一娘說到此，喘不成聲，頓一頓又道：「我杜若英，竟撫養一個豺狼，養大了反噬我！我杜若英十三年苦節敗於一旦，我求諸位給我雪恥前恨，我就死了也感激。我杜若英恪守門規，從無過犯，不想今日遭此人倫慘變。掌門師兄，我杜若英調徒無方，失身敗節，今日實犯了戒規第九條，和第十四條。我苦節十幾年，今日如此，我還有何顏偷活在世？……但願同門諸友，仗義執法，一年之內，替我洗此恥恨。惡賊的罪狀，都一一寫在那紙上。」用手一指那擲在案上的綢捲，突然一回手，掣出青錠劍來，驀然往項下一勒。……

夏羅二俠大吃一驚道：「噫！」

橫波女俠說完了這事，突然橫劍自殺。不意妙蓮蕙了因老尼，本已略悉前情，此時只聽得一半，察顏觀色，早已防到這一著，慢慢從人叢挨了過來。杜十一娘才一拔劍，了因老尼急急一探身，「烏龍探爪」，右手一把將十一娘腕子托住，連說道：「使不得，使不得！」左手便來奪劍。杜十一娘拚死力一掙，羣俠一齊上前攔阻；下位第十二座女俠夏澄光，趁機將劍奪取過來，遞給他父夏金峯，夏澄光與了因老尼兩位女俠，忙把杜若英勸住，一邊一個抓著手，架到別室，慢慢的研問細情，並破解她不要行這自殺之見。

這却是嵩陽派南支劍俠開派以來，第一椿慘變。盛筵開不成了，羣俠瞠目變色，莫知所措。執法同門張伯循從案頭，將那綢捲拾起來，料到內情重大，事關逆倫，必有不可盡想告人者；便不閱看，把原件遞給領袖雙俠。雙俠接過綢捲，兩個人屏人細讀，方才曉得那晚輩第二十七位張青禾，濫交匪類，數受責罰，竟於四日前的夜間，對義母兼恩師的橫波女俠杜十一娘，肆行無禮，用藥物之力，把她淫污了，張青禾事後畏罪，竟與淫朋逃往別派去了。

這橫波女俠杜若英，乃是湘江名鏢帥朱鎮揚的愛女，嫁夫杜春衡，英年好武，名震三湘，不幸遭仇家陷害，竟死於毒箭之下，杜若英慘賦黃鵠，志慕龐娥，正值嵩陽派劍俠松風閣主人創開南支劍術，杜若英挾技投歸門下，與妙蓮菴老尼了因，及女俠夏澄光三人，同修劍術，成為嵩陽南支門下有名的三個劍客。杜十一娘矢志圖雪夫仇，刻苦精研劍法；掌門帥長夏金峯，羅靖南，都很欽佩她。無奈離家勢大，夙願一時難償，於是，便有妙蓮菴了因老尼送來一個八歲的孤兒張青禾，請她撫養。張青禾乃是嵩陽南支門下岳陽劍客張筠的獨生兒子。張筠為盜案株連，夫婦同時遭禍殞命，遺下這個孤兒，無家可歸，沒人撫養，這才託孤給妙蓮菴了因，了因是女尼，年紀雖老，却是個老處女，不會撫幼；而且尼菴中撫視孤男，究為清規所不許，又易為譁噪所猜議。了因老尼念及杜十一娘門下單弱，夫死無兒，並且杜十一娘的亡夫杜春衡，和張筠又是同門至好；於是出家人慈悲為懷，親攜張青禾投到杜十一娘那里。杜十一娘那時年才二十二歲，孀居已

經三年，本不願撫此孤雛。但是孤孀悲寂，撫兒亦可遣愁，又念同門之義，又見張青禾八歲的孩子舉止活潑，言語清朗，頗爲玉雪可愛，這才慨然答應了。

而且張青禾父母的遭禍，雖說是受匪案牽連，却是細一根究起來，那個對頭恰恰與杜十一娘亡夫，仇人有關。這一來，杜十一娘一個少婦，張青禾一個孤雛，簡直又是志切同雛之人了。杜十一娘也想到仇人倚仗官勢，靠自己一個女人的力量，圖刺報仇，一擊不中，再舉爲難。將這張青禾養了，十幾年後，義母養子兩人就可以協力尋仇。原來這嵩陽派的門規，嚴禁好勇鬥狠。爲了防止本派門人糾黨挾技仇殺，曾在第六條上，訂決戒約。就是骨肉至親，遭人陷害，父兄之仇，不共戴天，當然許其報復，却也限定一家一姓之人，一人一手之力；要想邀同門師友，相助拔刀，却爲門規所不容。這爲的是當年嵩陽南支開派時，眼見別派冤怨相報，展轉尋仇，引起了瀝血慘案，松風閣主防患未然，特意立此戒條。故此杜十一娘雖然身負殺夫之讎，也不能哭訴同門，助她雪恨。

杜十一娘收養了張青禾，既做了他的養母，又做了他的恩師，稟明本派，將嵩陽劍術傳給了張青禾，張青禾人極穎悟，而性稍流動；到十六歲，武功已練得不壞，只是少年人無不喜遊好交，不幸他竟爲惡友淫朋所誘，被杜十一娘屢次懲戒。嵩陽門規，非經掌門首領允許，不准將劍術擅授於人，也不准將門規私泄於外。張青禾受人引誘，把本派劍譜偷抄私傳給人。嵩陽派門人

藝滿出師，由授業師稟明掌門領袖，大會同門，宣誓受戒，贈劍傳譜，方算正式出師，才准挾技到外面游俠。若是藝業不精，人品不安，便不能享這待遇。張青禾的藝業，尙未大成，他竟受朋類引誘，挾劍出去逞能，被十一娘查悉，從張青禾臥室搜出竊得的贓物達數千金之多。十一娘勃然震怒，將他捆打，聲言逐出門牆。經張青禾痛哭流涕的跪求，十一娘仍不肯饒，張青禾無奈，跑到了因老尼那里訴苦，由了因陪伴過來代求，又罰跪一日夜，經他誓言悔改，方得復爲母子如初。張青禾的一個淫朋，却被十一娘設法尋獲，捉住了痛毆一頓，削髮截耳，趕逐出去，永不許他在近處逗留。張青禾結交的淫朋共有三人，隔過兩三月，又會見了，這幾人恨著十一娘，竟對張青禾百般冷嘲：「你一個堂堂男子怎的這麼怕一個女人？」又加上種種挑撥，卒因一時的受愚，在一天夜雨淒涼的時候，張青禾做了瀆倫的獸行。其時張青禾已十八歲，生得長身玉立；那杜十一娘，時年三十二歲，雖是孀居，却面貌嬌好，宛如處子。可憐她十多年的冰霜柏舟之節，竟葬送在藥物之下，於迷惘中失了身。——竟以此引起了嵩陽劍客與長沙「海砂幫」一場兇毆，更帶累得嵩陽派修改了門規，從今後不准男師收女弟子，女師收男門徒！

張青禾一時的失脚，他不知自己已被那淫朋灌了藥酒；當其時，只覺獸性衝動，做了這錯事。忽然覺醒過來，已竟悔不可追，情知義母杜若英性如烈火，自己身犯不可恕的獸行重罪，準死沒活，急急的結束起來，奪門逃走。他那淫朋抱怨他既然懼禍，爲甚麼不把杜若英先奸後

殺？張青禾猛然頓足，咳了一聲，後悔無及；也說不清他是深悔自己的獸行，還是深悔自己的失策。不想杜若英忽已醒轉，自知失身，當時怒焰噴薄，拔劍就要自刎。轉念一想，望見亡夫的遺容，又恨此恥不雪，縱死也無顏再見亡夫於地下！當時咬牙切齒，持劍追出，張青禾望影而逃。他那淫朋還想協力攻打杜十一娘，被十一娘一刀削斷四指，他們就結伴遁走。杜十一娘捨死忘生的窮追下去，夜暗星黑，逆子張青禾與他的三個淫朋，竟已落荒逃脫。

經過兩日後，杜十一娘窮搜未獲，但已尋蹤訪跡，料到他們必然投奔到潛伏長沙的「海砂幫」裏去了。海砂幫的舵主，技高衆廣，非可輕敵，而且自己一個女人，要找到他們那里，以正門規，捉叛徒的名義，向他們要人，迫他們交出張青禾來，力爭且不論，假使是善討，這張青禾奴才既如此昧良，那時他必然文過飾非，對自己必加侮蔑之辭。他就不侮蔑，海砂幫的舵主問起緣故來，自己失身被辱的話，又怎好說出口來？

杜十一娘一念及此，痛淚交流，將青鏹劍抽出，又要自殺。……可是俠客行逕，不比儒婦，終不甘心以一死了事。杜十一娘忽然想起了因老尼來，不由頓足恨罵：「都是這個老禿多事，害得我失身敗節，我找她算賬去！」

杜十一娘衝着急怒，撲奔妙蓮菴，了因老尼正沒在妙蓮菴。一問，說是赴會去了；方才想到明日便是嵩陽派第十七度盛會之期。杜十一娘一語不發，匆匆回家，枯坐燈前，默計此事，覺得